

雙江先生困辯錄

吾酬江先生二錄序

武林有老賈山而以收舊瘼快為
事者故家蕩子或取先人錄饋
之遺以充手口之資而傭兒厮養
竊拾一二敗械所處以市胡餅易
燈膏者是賈無滌美惡完缺

必任其低昂為寡而居之者有之
而睨者不欲得則已欲得之必以
為現聞畸冊高其估而徵于客
客隨在仁合而恣取焉即高而說
俚語彼必曰是空費智中而不能
萬一僥以而私藏之以待知者通

人類士時聞入之必大驚而不知其所以
知彼以為神奇固多臭腐彼以為
臭腐而性之必十過義嘗黜以久
棄以束閣塵陳而了者之仁祕寶
恒在焉予過武林必縱觀之而
是賈之喜予之至必盡發其藏

以為快凡三至滬江先生困窮
為心蓋先生所論點則定賈俸
中亦不能依得此如讀其指大抵
在鉢于文成而所挑刺經傳及傳
先語俱卓見其大士方欲取之東
鄰以忘多士而家水新通以白

沙結之來已渡江仁手結下結浩
者夫三君子皆見道之益以而二
書光合而離之而復合是固有
傳遂放之觀生堂中明乎此四性
之備也學人以此以要至至于聖
嫡派于是焉在不知者以為市朝

餅易燈膏与乎口之資而其在
以為魂聞野冊之聖學人恣取
焉已矣

長水後學岳和聲書

困辯錄自序

嘉靖丁未仲冬廿一日予被逮至

京師又明日下

詔獄日無所事事惟面壁觀心并考平生所學於此時此地有所資焉否也故凡詩書所載舊嘗得諸管窺者每誦味所及輒錄而繹之然後知學必驗而後有得如艱難險阻非身所經歷而談之了了皆寤語也夫學以素位為得也位之所值不同而素其所得於天而習之於已者則

無有乎或變是故縱火下石之難方解而味琴
自如絕糧之厄病且愠者多矣而絃歌不輟素
定故也易不云乎素履之往獨行願也惟獨行
其願而不願乎外則願之自我者求無不得其
在外者本無得喪又何怨尤之有哉非有所假
以勝之而強排遣之謂也是故精一執中堯舜
禹相與授受之素仲尼祖述以教萬世子思子
述其所得於祖者發而為素位之訓厥旨微矣
予以病廢林藪凡二十年未嘗一日廢書徒以

性昏健忘故不求甚記惟取領略其大意而止
是錄也雜引經傳篇章離析語意混淆淹邳歲
時聊以紀憂患自考之意以俟他日取正於有
道緣是以為受教之地也予不以老耄自棄而
世之君子顧以老耄棄予哉

嘉靖戊申仲冬望白水老農聶豹書

困辯錄序

雙江先生繫

詔獄經年而後釋方其繫也身不離接相視不離
垣戶塊然守其素以獨居久之諸子群聖之言
涉於目者不慮而得叅之於身動則有信慨曰
嗟乎不履斯境疑安得盡忘乎於是著錄曰困
辯以明寂感之故歸質之友人或然或否或正
以師傳曰陽明子所謂良知不類往歲癸卯洪
先與洛村黃君聞先生言必主於寂心亦疑之

後四年丁未而先生遽送之境上含涕與訣先生曰嘻吾自勝之無苦君輩也其容條然其氣夷然其心淵然而素自是乃益知先生遂為辯曰先生於師傅如何吾未之知請言吾所嘗昔者聞良知之學悅之以為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吾惟即所感以求其自然之則亦庶乎有據矣已而察之執感以為心即不免於為感所役吾之心無時可息則於是非者亦將有時而淆也又嘗凝精而待之以虛無計其為感與否也吾

之心暫息矣而是非之則似亦不可得而欺因
自省曰昔之役者其逐於已發而今之息者其
近於未發矣乎蓋自良知言之無分於發與未
發也自知之所以能良言之則固有未發者以
主之於中而或至於不良乃其發而不知返也
吾於暫息且有所試矣而况有為之主者耶夫
至動莫如心聖人猶且危之苟無所主隨感而
發譬之御馬銜勒去手求斯須馳驟之中度豈
可得執道心之言微性之言定無欲之言靜致

虛之言立本未發之言寂一也而何疑於先生
先生聞之曰斯言知我哉錄有之良知者未發
之中廓然太公之本體固吾師所傳也問之友
人或然或否洪先曰吾學也困辯弗明弗可以
措斂而粹之質于知言者

嘉靖庚戌四月乙巳吉水羅洪先謹識

困辯錄目錄

卷之一

辯中

卷之二

辯易

卷之三

辯心

卷之四

辯素

卷之五

辯過

卷之六

辯仁

卷之七

辯神

卷之八

辯誠

雙江先生困辯錄卷之一

吉水念菴羅洪先批註

長水後學岳和聲校閱

辯中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此堯舜禹授命之詞萬世心學之源其肇於
此乎人心道心皆自其所發者言之如惻隱

之心羞惡之心辭讓是非之心是也感應流行一本乎道心之發而不雜之以人為曰精真常不雜曰一中是道心的本體有未發之中便有發而中節之和和即道心也天理流行自然中節動以天也故曰微人心云者只纖毫不從天理自然發出便是動以人動以人便是妄故曰危今人乍見孺子入井一段二心可緊見自夫中之為義不明允執之旨流而為義襲之學子思子憂人心之日危也

於是作中庸以明其祖述之原學者須從此處體識得明瑩則二氏五霸百家之學自有斷例中是真正主腦允執是工夫歸結處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

馬

中庸首章是精一執中的傳註不必更著一字為訓血脉貫通語意精備夫上帝降衷于下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即命命即性也率其性之自然發無不中性即道也堯舜性之也氣拘物蔽道有所失脩而復之而後教立焉道即教也湯武反之也戒謹恐懼堯舜湯武之兢業祇畏是也不睹不聞便是未發之中常存此體便是戒懼去耳目支離之用

全虛圓不測之神。睹聞何有哉。不聞曰隱。不睹曰微。隱微曰獨。莫見莫顯。誠之不可掩也。慎獨云者。言戒謹恐懼。非他人所能與。退藏於密。鬼神莫窺。其際是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寂然不動。萬物皆備。天之性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命由此立。道由此出。萬化之原也。感而遂通。自然中節。猶太和元氣之流行。故曰和者天下之達道。本之人情。不涉思議。而夫婦之愚不

肖可以與知能行性之欲也。天地位萬物育。
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自一身驗之。以至於
天下國家無不然。三聖相授守一道也。故曰
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獨
二知與曲獨
者不啻千
里

○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故聖人立
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已矣。

過與不及皆惡也。中也者和也。言中即和也。
致中而和出焉。故曰至其中而已矣。又曰中

焉止矣

○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從之遊者甚衆語其精
思力踐任重詣極惟羅仲素一人先生講論
之暇危坐終日以體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作何氣象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久之而益
知夫天下之本真有在於是由是操存益固
涵養益熟觸處洞然自然中節

○李先生門下教人大抵令於靜中以體夫喜
怒哀樂未發之中未發作何氣象則處事應

物自然中節。此是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以至若存若亡。不得盡心於此。畢竟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恩。每一念及。未嘗不

流汗沾衣也。

此是千古學問的公案。文公悟後真實語也。

○未發之中。本體自然。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自然中節。此是日用本領工夫。其曰却於已發處觀之者。所以察其端倪之動。以致夫擴克之功。一有不中。

則心之為道。茲幾乎息矣。故程子每以敬而無失為言。敬而無失便是中。又曰不如且只道敬能敬則自知此矣。夫以事言之雖有動靜之殊。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初無間斷。而常主夫靜焉。向來講究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亦止以察識端倪為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常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多急躁浮露。無復聖賢渾厚雍容。

氣象所見之差其病一至於此不可以不審

也

程朱方悟以為病而衆乃豁然以為得手何如

○以上三段是朱子語錄中悟後定論看來精一執中之學周程授受渾只是此家法不三四傳而此意寔微天地之心或幾乎息而生民之命日以盛矣尚何以望太平之端哉

○龜山一派每言靜中體認又言平日涵養只此四字便見吾儒真下手處考亭之悔以誤認此心作已發此尤明白直指而近世忽畧

不復究三先生語意至誣考亭為俗學可謂
不知量也

○或問中則和生而位育以之何也蓋未發之
中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太平千聖之
絕學故執中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為萬世開太平為往聖繼絕學聖人到位天
地育萬物也只從未發之中上養來程子曰
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中是天
德和是王道故曰苟非至德至道不凝戒慎

不睹恐懼不聞修德之功也。或問發而中節節何在也。蓋節者則也。猶節拍也。吾心自然之權度一毫人力與不得順其本體之自然者。應之便是發而未發過而不過動而無動節之謂也。故曰道心惟微也。稍涉人為聲臭畢露其則爽矣。又問喪子之哭不知為動節何在也。惟不知為動而後可以語節。非夫人之為動而誰為此天則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自精一之秘不傳泥情以求。

節逐物以執中而未發之旨日以淪胥人心

危矣

節字說向未發始有節拍不然俱是至情或輕或重或厚或薄從何取則

○或問戒謹恐懼四字壓得太重初學多為所

困何也蓋今之學者氣輕質柔不耐持久纔

說戒懼便已畏縮不知乾乾惕厲周公亦本

乾九三性體而言蓋性體本自戒懼也才類

惰便失性體易曰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

也自生知安行以下皆然既曰戒懼又曰不

睹聞則戒懼不著於有不睹聞亦不著於無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用之不動
綿綿若存此丹爐火候而因藥發病醫家亦
有過劑之戒程子云畧綽提撕常令省覺使
是戒懼白沙先生云戒謹恐懼所以閑之非
以為害也

戒慎恐懼只是常存此

○或謂易言密言寂言虛而不言獨何也曰四
者同出而異名也易故言之矣如曰獨復曰
獨立曰獨行非言獨乎蓋自我有之自我主
之小而辯精而明尊而無對獨之謂也非天

下之至一其孰能與於此根極領要睹聞俱
泯而機緘之妙鬼神莫窺其際密之謂也非
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默識靜專龍蟄
淵沉靈明內蘊神妙萬物寂之謂也非天下
之至止其孰能與於此內不見已外不見人
其淵其天而空洞之體其受命也如響虛之
謂也非天下之至大其孰能與於此是四者
同出而異名均之為未發之中也虛寂言湛
一之體密獨言歸止之與致虛極守靜篤藏

之秘慎之至。聖人所以立人極。先天而弗違。

者也。易之為道。不既深乎。

說四字甚痛快。以其同出而異名。故

未有薰染者得

其一四者畢

○或問未發之中為靜乎。蓋靜而常。主夫動也。

戒謹恐懼為動乎。蓋動而常。求夫靜也。然則

孰為動。孰為靜。蓋動靜者時也。若言其勢。則

資動有資於靜。靜常發而為動。如乾不專一

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尺蠖不

屈。不能伸。龍蛇不蟄。不能奮。故三代之易。夏

首連山商首歸藏周易首乾而文先潛龍未
發之學其揆一也佛氏以無生為體戒定生
慧偈云動上有不動不動是不動道經云生
者生矣而所以生生者未常生化者化矣而
所以化化者未常化又曰常寂常應貞常得
性其言皆未可輕視也

以戒慎恐懼言動是
未為知言者不知戒

慎恐懼
个甚

或言赤子之心不可以言中者以其動靜無
常似非寂然不動之體然無營欲智巧之私

則亦不遠乎中也其謂求中於未發之前則
可而遂以未發之前為中則不可者先儒之
意得無以中涉事為不可以語人生而靜以
上之體乎然非子思之前謂中也蓋中者天
然自有不著聲臭未發之前本體寂然中涵
太虛是則靜為動根坤之所以為復也及其
發而中節不犯人為是則動根於靜良之所
以止其所也復從良起故曰艮以止之帝出
乎震帝者心之主宰一念之動帝之出也不

止安有出出而未嘗離其所止

求中於未

人體認而言體認得則是中無前無後矣靜
為動根根無可離之時然須平日涵養故曰

前

或問思為靜乎蓋思者心之運既曰運則動矣然思敬思誠儼若思思無邪之類則動而無動而常主夫靜也故凡用功似屬乎動而用功的主腦却是靜根然則何思何慮無思無為又何謂也此主感應言也感應者神化也纔涉思議便是憧憧如憧憧則入於私矣

其去未發之中何啻千里。若夫精義以入神
洗心以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所以立
感應之本也。故曰思則得之。心有思有不思
未發俱在其中

論工夫則思
是求入靜處

不起不滅者心之體萬起萬滅者心之用然
體常存乎起滅之中非別有一物限於一處
也。雖非別有一物限於一處實則未常起滅
也。悟之不離當處迷之追尋無跡起滅猶戶
之闔闢不起滅猶闔闢之樞執中之學執其

樞而已矣周子之詩曰有風還自掩無事亦
常關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間自掩常關常
寂常止也開闔從方便常應常順而已無所

與也

陽明先生曰定之體於起滅即無礙也
知不起不滅之體於起滅即無礙也
陽明先生曰定者心之本體意亦然

人自嬰兒以至於老死雖有動靜語默之不
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氣主之也而立人極
者常主夫靜何也蓋靜則無欲而大本立雖
糾紛錯雜而不失其本然之則發而不發配
義與道也是故君子之學要於意必固我既

亡之後而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學斯

至矣

須先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後可要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便已不是性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至靜無感性之淵源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動則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仁義中正亦自其發者言之無欲故靜發而未發也無欲便是不睹聞通書首篇是學問原頭要會得聖人所以合德天地日月四

時鬼神何所自

太何所自自於靜也
極圖說說得好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無事虛明太公順應澤是未發氣象佛氏有內迷不着空外迷不着相亦幾於兩忘之論盖着相

之迷人皆知之而着空之迷知者鮮矣戒慎
不睹恐懼不聞是何等真正切實工夫而後
知在彼者語彌近理亦不出吾範圍之內佛
氏之徒乃謂儒者之學得其精之緒餘不幾
於竊人之有而復訶其主耶

定即止陽明先
生云定是未發

中之

○或問周子言靜而程子多言敬有以異乎曰
均之為寡欲也周曰無欲故靜程曰主一之
謂敬一者無欲也然由敬而入者有所持循

又則內外齋莊自無不靜若入頭便主靜惟
上根者能之蓋天資明健合下便見本體亦
甚省力而其弊也或至於厭棄事物賺入別

樣蹊徑是在學者顧其天資力量而慎擇所
由也近時有名為講學而猖狂自恣往往以
主靜為禪學主敬為迂學而跳梁呼號坐作
語默一隨其意之所便無所顧忌而名為自

得哀哉

入頭便主靜一段固是然程子有言
主一之謂敬或謂如何為一答一無

適之謂一他日又言心有所向便是欲然則
無所向適即無所欲也敬之為言非無欲之

注脚
乎

○或問佛經云屏息萬緣一念不生見不着性
離諸法相又云能所俱泯凡聖情忘若是與
吾儒不睹不聞之學同乎曰同而異也吾儒
之寂將以神天下之感彼則惛然無情至於
冤親平等一無所愛惡取舍而自同於草木
瓦石也不幾於寂而枯者乎又問道經云道
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名又曰道不可
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聞聞而非也若是將同

乎曰同而異也。吾儒之虛將以效天之動而
彼則嘻然寡情。至於芻狗萬物一切簡棄。厭
薄流而為申韓之慘刻也。不幾於虛而恐者
乎。然則與聖人之情順萬事而無情又何如
曰同而異也。聖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疾痛
疴癢皆切於身。一隨其感應自然之機而順
應之。其曰無情特言其所過者化無所凝滯
留礙云爾。若枯恐斯逆矣。謂順應可乎。無情
二字是佛老自家招認的供詞。而明道先生

自私自利四字却是無情的斷案毫釐千里之差非真知二氏之蘊者不免虛喝而嫚罵也

○詩去衣錦尚綢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

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云奏假
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
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是故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
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
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中庸末章反覆詠歎以足首章之意曰闇然
曰淡簡溫曰近曰自曰潛伏曰人之所不見
曰不言不動曰不賞不怒曰不顯篤恭曰不

大聲色曰如毛曰無聲無臭他如溥博淵泉
肫肫浩浩淵淵之類皆是形容未發氣象欲
人識取真正面目而入頭下手便有實地可
據而所謂不睹不聞曰隱曰微曰獨者不墮
於想像之渺茫其餘不厭而文且理焉之類
又是形容其顯見日章之實致中之學至是
則性天德命天理故曰無聲無臭至矣

○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道之不
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

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不曰為道而曰為德。蓋未發之中。天德也。無聲無臭。其至矣乎。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能之而鮮能之。又何也。或失則過。或失則不及也。蓋民生不齊。要不外乎知。愚賢不肖。四者而已。賢知者好高。欲速。每不屑乎戒懼。是過之也。愚不肖者昏昧。因循。又不知所以戒懼。是不及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鮮能。

日新金 一
卷
之義為是故也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
味也君子無終身之間違仁道不可須臾離
也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
人而無忌憚也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無時不然故曰時中無
忌憚者戒懼之反故曰小人反中庸小人是
愚不肖中一個雄傑有才的故能侈然自放
而反乎中庸若愚不肖之不及只是昏弱不

為耳。時中便是時習，便是不須更離註云。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云云，別是一意。處中之中亦着在事上看了，非指未發者言。此

等處却須體認。

時中正說工夫與此見合

○或問學從何所始乎？從河圖始也。天不愛道而河出圖，河出圖而道始顯於人，而人於是乎有學也。圖從中起，何也？非中則天地亦無所始。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邵子之詩亦

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天與人一也圖中數五何也中涵太虛五性具焉

蓋五者數之祖也天數五地數五天曰五星地曰五嶽氣曰五氣性曰五性倫曰五倫曰五音曰五色曰五味象數理氣非五不備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然則堯舜之執中是即河圖之中乎自有天地只有此中更無別中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學以希天也河圖也者其學問之源文字之祖鬼神之

與伏羲堯舜之師乎若是則戒懼又何所始也蓋戒懼者性體之良能健之為也成變化而行鬼神非天下之至健其孰能與於此小人之無忌憚自絕於天者也

知盡性之功

知戒懼為性體之良能而後能

困辨錄卷之一終

雙江先生困辯錄卷之二

吉水念菴羅洪先批註

長水後學岳和聲校閱

辯易

聖夏首連山

○艮

夏尚忠故其學尚艮純一未發渾然無跡蓋
艮以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陰陽有淑慝之分
上下有消長之機欲以理勝人以天定又兩

山連亘屹然不動。艮之象也。艮體篤實有三義。自修德言之為凝畜。自復命言之為歸宿。自遏欲言之為止畜。故曰艮以止之。又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艮之時義大矣哉。君子以寂然不動。立人極焉。遏惡於未萌。養善於未發。舜以是傳之禹。其精一之心法乎。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背無思無欲。其不睹不聞之地乎。於止知其所止。則廓然太公內焉。忘夫有我之私。故內

不見已外焉。天地萬物皆我也。故外不見人。凡體皆動。惟背為止。然五臟非背不附。而百體之津潤以之。靜以制動也。時止時行者。常寂常感。常應常止。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故曰光明何咎之有。

○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

無思無欲。至善之地。知止者。止乎此也。止乎此而後。謂之知止。定靜安。最好體認。未發氣。

象定言其不惑見之的也。靜言其不動養之密也。安言其常久不易守之固也。慮言其明覺自然無所作也。凡天下之言安者莫如山。言定靜者亦莫如山。山體虛故能與澤通氣。為雲雨以潤澤天下。故天下之言有者皆生於虛。言動者皆生於靜。言感者皆生於寂。八卦之象廣矣。故聖人立象以盡意而得象者。可以忘言。程子謂讀一部華嚴經不如只看一艮卦旨哉。

○兼由良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位之所值不同然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
故也分定便是思不出其位文王緝熙敬止
而君臣父子上下四旁各得其所止是謂不
出故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是以不獲其身行
其庭不見其人故無咎

以位為所止之地
說得艮字有力

坤 商首歸藏

坤

商尚質故其學尚坤收歛歸藏性情之實蓋

坤六畫皆偶上下皆坤虛之極靜之至順之
純也虛者蔽之量靜者蔽之體順者蔽之機
博也厚也其象為地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
而不洩萬物載焉故曰養萬物者莫善乎坤
又曰坤以蔽之又曰致役乎坤言萬物為坤
所役歸而蔽之養之道也君子以洗心退藏
於密身備萬物而退然不居悉有衆善而容
貌若愚致虛守寂而未發坤道其順乎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

○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乘龍御天便是旋乾轉坤的手段無不可為之時無不可乘之地無不可化之人坤則天下之至順也時有不可為故相時地有不可居故辟地人有不可化故因人隨時順勢和順於道德而一無所強是謂坤以簡能善處其用無成而有終也蓋坤之性體力量僅得乎乾之半故先後義利西南東北之不同有如此大抵黃老之學得之坤

○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靜虛而順之至者地之無疆也。因時順勢和順於道德而無所作為以害之是謂安貞以應乎地也。有一毫出位之思非分之願便不可以言安貞。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其得安貞之吉乎。故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龍戰而血。湯之斬武之未盡善歟。稱龍稱血所以立萬世君臣之防。嚴履霜堅冰之戒微矣哉。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德方

藏動剛於至柔運德方於至靜不睹不聞而莫顯莫見者寓焉乘天時行順帝之則坤之所以為坤乎傳曰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此意

當味

往往此等處俱於造化上發揮而於學問全無開涉

○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無不利地道光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本體自然曰
直物各得宜曰方敬則私意無所容而大本
立義則發中節而達道行內直則外無不方
故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直以方則不疑其
所行地道光也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故曰不孤言其盛大而光明也程子曰釋氏
敬以直內則有之而無義以方外既無義以
方外要之敬以直內亦不是敬義立而德不
孤儒釋之辯也內直便是未發之中直方是

本體敬義是工夫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蓋言謹也

天下無道咎足以召禍而無尤足以召禍故
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者皆譽之所致惟
影響俱幽過譽不著然後可以言括囊之謹
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龍之所以為潛也

精蓋自有所試也然
學到至處亦本無譽

○六五黃裳元吉文在中也正位居體黃中通理

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黃中言中德蘊於內通理言感而遂通事得其理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美之至也黃是中色仙家有黃庭黃婆之喻本體本色也

○用六利永貞

六者陰之變數利永貞者變而不失其常順而健者也其有戒於上六之戰乎理欲交戰兩敗俱傷人心危而道心微變而失其常堵也南巢之放牧野之攻豈湯武之幸哉視泰

伯之讓文王之事。慚德多矣。坤之卦爻只是
玩味得順義明白。便學有得力處。

○至靜之時。雖無所知。所覺之事。而能知能覺
者。自在。是即純坤不為無陽之象。星家以五
行絕處。便是胎元。亦此意。若論復卦。則宜以
有所知覺者當之。蓋已涉於事矣。邵子之詩
曰。冬至子之半天。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
物未生時。夫天心無改移。未發者未嘗發也。
一陽初動。乃平旦之好惡。太熒玄酒淡而和。

也。未發氣象，猶可想見。靜中養出端倪，冷灰中迸出火焰，非坤之靜翕歸藏，後而養之，則不食之果可復種而生哉。知復之由於坤，則知善端之萌，未有不由於靜養也。程子曰：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陽明先生之詩曰：靜後始知羣動妄。

☰ 周易首乾

○ 乾

周尚文故與學尚乾，顯見形著。天下文明健。

之為也。乾六畫皆奇，上下皆乾陽之純健之
至。以言其質則實，以言其體則健，健則不息。
實則不貳，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以
類萬物之情，其惟不貳不息乎？其象為天，萬
物覆焉。故曰乾以君之，又曰戰乎乾。言萬物
之生長收藏往來屈伸之不已，猶兵之進退
離合，惟將是命戰而懼也。故易之卦爻凡言
戒懼者，必本其體德之健，或不足於健而戒
之，故曰健而無息之謂乾。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
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維此文王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是謂乾乾。故希天之學。君子
以自強不息。懈息一生。便是自暴自棄。便是
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物之純陽。而至健者
莫如龍。乃能飛潛見惕。變化無為。其次惟仙
學。亦得此意。故長生久視。冲舉不測。丹經謂
仙是純陽一點陰氣。著不得。又云純陽丹也。
自強不息。金也。知此而後知聖學之本於乾。

也

三代之易首卦不同前此未有能發其故者

○初六潛龍勿用

乾爻之初猶是人生而靜的本體明健靈覺純一未發其猶龍乎養之未克而遽用之則無以立大本而行達道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隱而未見行而未成猶龍蟄於地勢重陰之下所以豫養其飛奮之身而後其力全其化神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

乎潛龍是如此體貼則易之卦爻無一字不是學問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大哉乾乎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乾是天命之性三極之道也故曰大哉剛健者性之體中正者性之德純者體之全粹者德之備精則無聲無臭也非天下之至健則無以運乎四德非天下之至精則無以主乎至健健言其有精言其無太極本無極也未發之中其精矣哉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健之

至也。四德備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天何言哉。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寂然不動，中涵太虛，先天也。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可以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故曰天弗違，觸之而動，感而後應，後天也。何思何慮，遂通而順應之，故曰奉天時。言一毫人力不與也。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二語可併觀於此，可想見飛龍。

在天變化無為的氣象先天後天先儒未嘗發明至此

○用九見群龍無首吉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九者陽之變數龍之靈變在首無首則妙於無迹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無聲無臭天之則也至是則聖人之神妙亦天也故因聖學而見天則焉凡易言戒懼惕厲乾乾愬愬之類皆原卦爻之性體本如此非無故設此為性累也自易學不明而後世之言戒懼者異矣以歸於無聲無臭為天則蓋無聲無臭乃為天也此是實

語原非
落空

○元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亢龍有悔其惟箕子逢于夷齊之儔乎奴辱
剖心饑死首陽與時偕極亢孰甚焉而悔隨
之故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
而不知喪聖人不疑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
屈原不達漁父之諷而沉江不化故曰知幾
其神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

人乎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性體自然得之於天者未嘗雜之以人天下之至健也堯舜性之也垂衣裳而天下治舜干羽而有苗格揖遜授受而天與人歸恒易以知險也復其性之自然而無所作為以害之天下之至順也湯武反之也天命未革則為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順乎天而應乎

人而一毫意必不與焉。恒簡以知阻也。凡易言吉凶禍福變化云為者，皆謂險阻。

夫艮天下之至靜也。德行恒寂以知感。至靜無感性之淵源，無思無為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艮之體德也。知至靜至健至順為心之本體，則未發之中，中節之和，可以不言而喻。而堯舜之學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者，天不變道不變，故學亦不變也。

易學之晦又矣，於是知作

易者其有憂患乎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疏九河淪濟漯

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八年於外
三過其門而不入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
故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
水也則無惡於智矣

○湯執中立賢無方十一征自葛始東面而征西
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
婦復仇也改過不吝檢身如不及懋昭大德建
中于民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續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

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宗廟享之
子孫保之布昭神武救民於水火之中皇建其
有極民協於中湯武格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
之時義大矣哉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
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
交止於信維此文王小心翼翼不顯亦臨無斃
亦保不諫亦式不聞亦入雍雍在宮肅肅在廟
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故曰周之德其可謂

至德也已矣

○周公思無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孫碩膚赤烏几几無夷狄驅猛獸左右孺子成文武之德制禮作樂教化天下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

以為大也

○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詖行放淫辭息邪說以承三聖者

以上所述八聖一賢之事其盛德大業至矣哉要其所自雖有性之反之見知聞知之不同而皆本於未發之中千聖一心萬古一道

揆之而其學無不同也堯舜垂衣裳而天下
治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湯武之順天應人文
王之緝熙敬止周公之公孫碩膚孔子之天
地為大孟子之善養浩然設以身處其地察
其心而思其作為然後知韓愈所謂堯以是
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傳之
文武傳之周公孔子傳之孟子軻之死不得
其傳者非誣也

述八聖一賢俱是從此湯用
力向此處歸復性反之精只

在此處比對今欲希聖賢而日
俛俛不知所求可以自痛

困窮錄卷之二終